

蔡智恒／著

孔雀森林

Peacock forest

课堂上——则简单的心理测验，仿如魔咒，紧紧跟随每一段寻爱旅程。
惟有认真倾听自己，才能挣脱束缚，找到爱的能量！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蔡智恒／著

孔雀木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字：01-2005-53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雀森林 / 蔡智恒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9
ISBN 7-80148-872-5

I.孔... II.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1775号
本书由蔡智恒授权新星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孔雀森林 蔡智恒 / 著

责任编辑：刘 刚
统筹编辑：钱 丽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本：650 × 940mm 1/16
印张：14.75 印张
版次：2005年9月第一版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序

1986年春天，我搬进一个有两面窗户的房间，度过高中最后三个学期。

房间在五楼，两面窗户一面朝南，另一面向西。

朝南的窗外可看见隔壁女校的学生，这是我最大的休闲活动。

偶尔女孩们不经意抬头看见倚在窗前的我，便会窃窃私语。

大概是说些那个无聊的男生又在偷看我们，八成是个变态之类的话。

我当时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会得意地嘿嘿笑，还朝她们比V。

年轻果然真好。

向西的窗外，是海的方向，也是故乡的方向。

虽然根本看不见海，但心中有海，眼中自然就会有海。

对当时未满十七岁的我而言，对家乡仍然有一份强烈的依恋。

所以我想家时，就会站在向西的窗口，凝目眺望。

后来家不见了，我便关上这扇窗，不再开启。

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由于具有写作者的身份，我最害怕被问到灵感来源之类的问题。

我无法说出灵感来源是青春少女亮丽脸庞所荡漾出的灿烂笑靥；

或是佝偻老妇满头白发也掩不住的斑驳沧桑等美丽的话。

只能说出我的灵感是源自对生活的感受这种烂答案。

因为搬进那个房间后，我便习惯与自己相处，生活里没别人的影子。

我开始用心感受每天经历的人、事、物。
这十九年来，只要生活中让我起了从头开始的念头时，
我心里便会试着回到那个房间，找寻“头”。
某种意义上，那是我生命的起点。

我大概是属于那种长不大的人，或者说根本无法长大。
因为我生命的原型已在十九年前的那个房间里被塑造完成。
之后或许可以被修饰，但样子不会改变多少。

在我写作的历程中，“从头开始”的想法一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写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之后半年。
因为写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不断读到别人对我的看法。
但别人口中的我或我的作品，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我开始感到慌乱与不知所措。

因为害怕迷路，所以选择站在原地。
直到我回到那个房间，重新找到不曾改变的自己。
也仿佛闻到熟悉的洛神红茶味道，那是那阵子生活中的惟一味道。
现在生活中的味道，或者说是生活本身，根本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了。
只剩自己是不变的。
于是我用很简单的文字，写下《洛神红茶》。

第二次——也就是这一次——想从头开始的念头，
是动笔写《孔雀森林》前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我累了。
再怎么贪玩的小孩子累了也想回家，所以我想回到那个房间。

《孔雀森林》其实应该叫《孔雀》，我计算机里的原稿一直是这么叫的。

动笔之初曾暂取名为：心理测验，以便能够继续往下写。

但写了五百字，挣扎了五天，还是宣告放弃。

我无法用暂时的取名善意欺骗自己，即使是为了完成作品的不得不。

我当然不是在暗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虽然这是事实。

最后我想到：孔雀，感觉对了，可以再提起笔。

才写了一万字，从飞机上的报纸得知有部电影也叫《孔雀》。

下机后到餐馆吃饭，餐桌上有张广告纸：智利孔雀酒厂推出新酒！

隔天走进水族馆，在数十种观赏鱼中指出一种并问老板：

“这是什么鱼？”

“孔雀鱼。”老板回答。

我意识到孔雀应该很容易跟别种形式的创作品撞名，上网搜寻后，果然发现同名的小说早已出版。

这是写作者的第二大恨事。

（第一大恨是肠枯思竭多时好不容易有个绝佳的灵感自动找上门，于是太兴奋跑到韩国去玩却发生车祸失去记忆。

韩国车祸多，君不见韩剧中充斥着发生车祸而失去记忆的情节？）

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沮丧感，便停下笔，一停就是一个星期。

为了尊重别人也为了避免困扰，我试着更改名字。

可惜孔雀这意象早已深植脑海，我无法也不愿改变，宁可干脆放弃。

但小说开了头，死也要把它完成，这是我的信念。

我当然不是在暗示自己是个坚韧不拔贯彻始终的人，虽然这也是事实。

硬着头皮完成十万字的“孔雀”，在出版前夕狗尾续貂加上“森林”。

我一向不擅长帮小说取名字，甚至常因取名而出状况。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像色情小说，被归为性教育保健类，

台北市的警察局有次查获了一堆色情书刊，里面就包括这一本。
《爱尔兰咖啡》介绍咖啡煮法，被归为咖啡器材用品类，
小说中编造的咖啡馆名称，竟然与某咖啡馆同名，而且地点也相近。
《槲寄生》像植物百科全书，还因为槲和榭的争议，
有人建议我先弄懂汉字，再来写小说。
《夜玫瑰》听起来则像一位酒店女子的回忆录。

因为是我写的小说，所以理所当然地会被视为爱情小说。
我甚至怀疑如果将来有天我写了一部外星人来到地球的小说，
只要里面有外星人爱上地球生物的情节，那么它也会被视为爱情小说。
即使如此，在这部将被定义为爱情小说的作品中，
某种程度上却是反爱情的。

爱情对所有人都很重要，但未必是最重要。
这部小说中不断提到的那个心理测验，
只是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或选择。

领先时代五年叫先知，备受推崇和尊敬；
但领先时代五十年则被视为妖孽，人人得而诛之。
价值观是时代的函数，用科学的话讲，叫 unsteady。
有时这东西的对与错，在不同的年代或地点会有不同的评价。

通常序都是写点感言或是关于内文的种种，我好像有点离题。
有朋友说，我写的序很像小说。
“那我写的小说呢？”我满怀期待地问。
“很啰嗦。”他一脸不屑地回答。
我有信心这部小说绝不啰嗦，因为它是我想像中的网络小说。
“网络小说”是个很奇怪的归类，它的最大特色是：

不在网络上写小说的人往往能很清楚明确果决地告诉你它是什么，而在网络上写小说的人永远不明白于是只能含糊告诉你它是什么。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网络”，却忘了它还是“小说”。因此是否在网络上发表，便成了判别网络小说的惟一标准。

网络小说给人的印象是轻薄短小，虽然以是否在网络发表为判别依据，但实际的尺上有条清晰的刻划，网络小说永远在它的左边。那条刻划叫做文学价值或文学深度。所以网络小说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有鲜明的既定印象。

像不像孔雀给人的既定印象呢？

如果你是孔雀，你不必费尽心思扭转别人认为你一定虚荣的既定印象，你只要开屏，漂亮活出自己即可。

我很喜欢这篇小说最后教授说的那段话：

“别人不能论断你，心理测验也不能，只有你自己才可以。”

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去成为某种人，很少想过该如何完成自己。

我很庆幸自己不会也不想成为别人，因为从十九年前在那个房间开始，我已经找到自己。

剩下的，只是如何完成自己罢了。

jht. 2005年夏末于台南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心理测验	001
第二章 重逢	023
第三章 YUM	047
第四章 Martini 先生	079
第五章 中国娃娃	103
第六章 右边的石头	123
第七章 只是选择而已	149
第八章 孔雀的眼神	171
第九章 孔雀的选择	197
第十章 等待开屏	223

第一章

+

心理测验

PEACOCK FOREST



可以容纳约 150 个学生的阶梯教室里虽然坐满了人，但除了教授喃喃自语般的讲课声和偶尔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外，几乎没有任何声响。

“来玩个心理测验吧。”

教授突然将手中的粉笔往黑板的凹槽抛落，发出清脆的喀嚓声。粉笔断成两截，一截在凹槽内滚了几下，另一截掉落在讲台上。他转过身，双手张开压在桌上，眼睛顺着一排排座位往上看，脸上露出微笑说：“好吗？”

沉寂的教室瞬间醒过来，鼓噪声此起彼伏。

我被这阵声浪摇醒，睁眼一看，桌上的《性格心理学》停留在 78 页。记得那是刚开始上课时的进度，而现在已是下课前 10 分钟。拉了拉身旁荣安的衣袖，正在点头钓鱼的他吃了一惊，下巴撞上桌面。哎哟一声，他也醒过来。

右前方三排处的女孩闻声回头，先是一愣，继而笑了起来，笑容很甜。我觉得有些窘，转头瞪荣安一眼。

他揉了揉下巴，睡眼惺忪地望着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回答，只是狠狠捏一下他的大腿。

“啊……”他才刚开口，我便捂住他的嘴巴，不让他出声。

女孩又笑了一下，然后转头回去跟旁边的女同学说话。

“这个测验的问法虽然有很多种，不过答案的解释都是差不多的。”

教授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戴上眼镜后继续说：

“你在森林里养了好几种动物，马、牛、羊、老虎和孔雀。如果有天你必须离开森林，而且只能带一种动物离开，你会带哪种动物？”

说完后，他转身在黑板上依序写下：马、牛、羊、老虎、孔雀。

“大家别多想，只要凭第一时间的反应作答，这样才会准。”

同学们开始交头接耳，过了约半分钟，教授又开口说：

“选马的同学请举手。”

大概有二十多只手举起，荣安和我都没举手，笑容很甜的女孩也是。

我觉得“马的同学”好像是骂人的脏话，于是吃吃地笑了起来，

但别人都没反应。

“选牛的同学请举手。”

这次举手的人看来比“马的”多一些。

笑容很甜的女孩选了羊，她旁边的女同学则选老虎。

我在教授询问最后一种动物——孔雀时，举了手。

右手悬在空中，转头问荣安：“怎么没看见你举手？你要选什么？”

“我要选狗。”他说。

“没有狗啊！”我左手指着黑板上写的五种动物。

“是吗？”他仔细看了黑板一眼，“原来没有狗喔。”

“那你要选什么？”

“我要选狗啊。”

“你有没有在听人说话啊！”我提高音量，“都跟你说没有狗了！”

“那位同学，”教授说，“有问题吗？”

转头看见教授的手正指向我，其他选孔雀的人早已将手放下，

只剩我高举右手。

“没有。”我脸颊发热，赶紧放下右手。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选孔雀？”教授又说。

我缓缓站起身，发现几乎全部的人都看着我，脸颊更热了，只得说：

“没有为什么。”

“这些动物代表对你而言什么最重要，或者说你最想追求什么。”
教授看了看仍然站着的我，并没有叫我坐下，又接着说，
“马代表自由，牛代表事业，羊代表爱情，老虎代表自尊。孔雀呢？”
他微微一笑，笑容有些暧昧，“孔雀则代表金钱。”
话刚说完，教室响起一阵笑声，笑容很甜的女孩笑得更甜了。
教授忍住笑，说：“请坐吧，孔雀同学。”
我想我的脸大概可以煎蛋了。

下课铃响后，收拾书包准备离开教室时，荣安对我说：
“原来你这么爱钱喔，难怪都不肯借钱给我。”
我像一锅滚开的水，荣安却来掀锅盖，我便顺手把书包往他身上砸。
他往后闪避时，刚好撞到经过我们身旁的女孩。
她是坐在笑容很甜的女孩旁边的女孩，选老虎的那个。
“对不起。”我跟荣安异口同声。
她没说话，只是依序看了荣安和我一眼，眼神看来不像是瞪。
然后跨过掉在地上的书包，跟上笑容很甜的女孩，走出教室。

我捡起书包，趁荣安发呆的空档，抬脚踹一下他的屁股。
“爱钱没什么不好啊。”荣安揉了揉屁股。
正想再给他一脚时，有人拍拍我肩膀说：“嘿，我也选孔雀耶。”
转头一看，是我们系上另一位同学，跟我不算熟。
“喔？”我随口问，“你为什么选孔雀？”
“孔雀那么漂亮，当然选它啰。”
说完后，他走出教室，荣安也立刻跟在后头跑掉了。

我背起书包，慢慢走出教室，在校园里闲晃。
想到孔雀的象征意义，心里很不是滋味。

虽然爱钱没什么不好，但爱钱总跟现实、势利、虚荣等形容词相关，而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自己的样子。

本来可以对这个心理测验一笑置之，但那位选孔雀的同学，偏偏就是个爱钱的人。

记得有次他开了辆新车到学校，兴冲冲地邀同学出外兜风。结果有四位同学上了车，包括我。

我们在外面玩了三个钟头，才刚回到学校，他立刻拿出纸笔，计算用掉的油钱等大小花费，反复计算，核对了三次后，说：“你们每人要给我 38.6 元。那就 39 元吧，四舍五入。”

我心里不太高兴，给了他 40 元后，说：“不必找了。”

“真的吗？”他笑着说，“那太好了。”

从此我便跟他保持距离。

我走回宿舍，坐在书桌前，刚把《性格心理学》放进书架时，荣安开门进来兴奋地说：“我查到那个女孩的名字了！”

“哪个女孩？”我转头看着他，有些疑惑。

“你喜欢的那个啊！”

我恍然大悟，他说的是笑容很甜的女孩，选羊的那个。

我和荣安都是单身的大四学生，班上也没有女同学供我们狩猎。幸好学校规定要修常识教育课程，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外系女孩。这学期我和荣安选了这门课，因为听说任课教授打成绩很大方。这门课是三个学分，每周二下午连续上三节课，修课的学生什么系的都有。

上课没多久，我便被那个笑容很甜的女孩所吸引。

她看起来很文静，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非常甜美。

我通常会坐在她身后三排左右的座位，由高处看着她，偶尔陷入遐想。

但我无从得知她的姓名和系别，直到上礼拜二她穿了系服来上课，才知道她念统计系。

“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我问荣安。

“我下午跑出教室时，刚好听到有人叫她：流尾停。”

“流尾停？”

“嘿嘿。”荣安很得意，“我们上星期不是才知道她念统计系吗？所以我立刻跑到教务处找统计一到统计四的名单——比对，终于……”

荣安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狭长的纸，把它摊开放在书桌上，

我低头一看，是统计三的名单。

而在纸条下方有一个用红笔圈出的名字——刘玮亭。

我注视刘玮亭这名字几秒后，喔了一声。

“咦？”荣安睁大眼睛，“你的反应怎么这么平淡？”

“不然要怎样？”

“赶快采取攻势啊！”

荣安双手拍击桌面，很激动的样子。

我抬起头看着荣安，不知道要说什么？

虽然每当在教室里看着她的背影或在书桌前想到她的笑容时，

总是很渴望知道她的名字，但从来没想到知道她的名字后，

又该如何？

“写情书给她吧。”荣安说。

我想想也对，只有这个办法了。

毕竟我已经大四了，如果在大学生活中没谈场恋爱或是交个女朋友，

就像在篮球场上不管有再多的抄截、阻攻、助攻但却没有得分一样，

便会觉得整场球赛是一片空白。

于是我马上起身到其他寝室去借教人写情书的“秘笈”。

要借这类书籍并不难，在我们这年纪学生的书架上，充斥着重教人如何对异性攻防的书。

因此我很快借到两本书，其中一本还用红笔画了一些重点。

我拿出信纸，左思右想并参考那两本书，终于写下第一句：

如果成大是一座花园，你就是那朵最芳香、最引人注目的花朵。

“荣安啊……”

“什么事？”他走近我。

“没事。”

“那你干吗叫我？”

我没有理他，只是挥舞左手叫他别靠过来。

原本想问他第一句写得如何？但突然想到他的战斗力比我还弱，如果听了他的意见，后果会不堪设想。

荣安去洗澡了，寝室内只剩下我和书桌上的一盏灯。

我屏气凝神写信，力求字迹工整，嘴里也低声复诵写下的文句。

如果不小心写错字或觉得文句不顺，便揉掉信纸从头来过。

文字的语气尽量诚恳而不卑微，赞美她时也避免阿谀奉承。

在荣安洗完澡回来推开寝室的门时，我终于写完了，只剩最后的署名。

“要署什么名呢？”我头也没回，“用真名不好吧。”

“用无名氏吧！”荣安说。

“又不是为善不欲人知的爱心捐款。”

“一个注意你很久的人呢？”

“这样好像是恐吓信。”

“一个暗恋你却不敢表白的人呢？”

“也不好。搞不好她会以为我是个变态或是奇怪的人。”

“知名不具呢？”

“知名不具？”

“这还有个笑话喔。就是你知道我的名字，但不知道我的阳具。”

“混蛋！”

在写情书这么优雅的气氛中，他竟然冒出这句话，我回头骂了一声。但我骂完后，看见他的样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荣安全身脱个精光，连内裤也没穿，在寝室内走来走去。

“你……你在干吗？”

“我在遛鸟啊。”他没停下脚步，继续走来走去。

“……”

“我的小鸟一天24小时都不见天日，只有在洗澡时才可以透透气，但洗澡时得被水淋。所以我想通了，洗完澡遛它一下，有益健康。”

说完后，他停下脚步，拿了张椅子到窗边，然后站上去面对窗外，张开双臂说：“飞吧！”

“混蛋！你给我下来！”

我用力把荣安拉下椅子，大声说：“把内裤给我穿上！”

“喔。”他应了一声，慢条斯理地穿上内裤，“那你要署什么名？”

“就随便弄个化名好了。”

“我帮你查到她的名字，你得好好请我吃一顿大餐。”

“想都别想。”

“你果然是选孔雀的人。”

刚抬起脚想踹他，突然又想到那个心理测验，便停了下来。